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彭学明 著

娘

世界上有很多有钱有势的母亲，
可我只要我娘这样
世界上有很多伟大高尚的母亲，
可我只要我娘这样
我娘，是天下母亲的缩影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娘 / 彭学明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-7-5404-5308-4

I. ①娘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6317 号

娘

彭学明 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陈新文 任勇文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裕锦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*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mm×1168mm 1/32 印 张: 5

字 数: 100,000 印 数: 1-10,000

ISBN 978-7-5404-5308-4

定 价: 18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一	001 / 007
二	008 / 012
三	013 / 029
四	030 / 035
五	036 / 041
六	042 / 048
七	049 / 055
八	056 / 062
九	063 / 070
十	071 / 077

十一	078 / 083
十二	084 / 091
十三	092 / 103
十四	104 / 113
十五	114 / 118
十六	119 / 122
十七	123 / 133
十八	134 / 137

把娘留在身边（代后记）	139 / 155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路的两边是田，田的两边是山。顺着田和山，娘背着我，进了寨子。

寨子不大，却有几蔸大古树。枫香树。高高的。有几个人合抱那么大。是秋天了，地下是一大片枫香叶。金红金红的，金黄金黄的。娘踩着落叶，落叶沙沙有声。一只狗从一户人家冲出来，对着娘和我吠。娘顺手从路边的园圃篱笆上抽了根竹条，对着狗挥。被吓退的狗，引出了更多的狗。一个寨子就被狗吵乱了，吠破了。寨子上的人都走出来，认出了娘，亲热地喊娘，心最热的，就手脚很快地走出来，在半路上迎接娘。狗们见主人跟娘是熟人，也懂事而亲热地摇起尾巴来。有的狗远远退到一边，像做错事的孩子，默默地望着我们。乡亲们都跟着娘走到了石板路上。边走边跟娘讲话。

走到水井边时，娘把我放下来，洗衣的、洗菜的、挑水的，和一路跟过来的人都围着我转，每个人还喜滋滋地捏我的脸蛋，摸我的鼻子，扯我的耳朵。

嗨，走的时候，抱到手上的，长这么大了，泡儿一样，家云哥米（没）有福气。寨上人七嘴八舌地议论。

泡儿是山上的一种野果，有两三颗苞谷籽大，红红的，甜甜的，熟透的时候，红得发亮，看得见里面一包红甜水。有点像草莓。比草莓小很多，甜很多。特别熟的，会发黑。是我至今认为最好吃的水果。我们

湘西讲长得像泡儿一样，就是讲你长得好看，长得乖，嫩得像熟透的泡儿。

乡亲们讲的家云就是我爹。我娘带我来这个寨子，是找我爹要伙食费的。我尚未生下来，我娘和我爹就脱离了，用城里人的话说，就是离婚了。我娘和我爹脱离后，我爹一分伙食费也没给（米，在我们那就是没的意思。过，就是给的意思。米过，就是没给）。我娘的日子实在糊不下去了，就找我爹来了。

娘从水井里舀了一瓢水喂我，走了一天了，我们都渴了。那是我记忆中吃到的故乡的第一口水。那时候，我是分不出故乡的水有多甜的，长大后，当我第一次回到故乡时，我才知道故乡的水是多么的甜。

有人站在水井边大喊：家云哥！快出来！你儿子来了！嫂子带着你儿子来了！

那个叫家云的爹，早就听见外面的动静了。他家离水井很近。只隔着一丘田。田里的稻子正是金黄。

爹站在门前的阶沿上，目光穿过那层金黄的稻浪，远远地望着我们。稻浪起伏翻滚，爹的心也在起伏翻滚。娘说，你爹是又喜又怕。

见爹站在那里不动，又喊：家云哥，你还捱什么？还不快来接？（捱，我们读 ai，第三声。）

众人都附和：是啊，快来接。

爹就慢慢地走到水井边，笑笑地看看我，又看看我娘，不晓得如何是好。

寨上人说：你还看什么？家云哥，嫂子都把儿养这么大了，你还不快抱下子？

爹傻笑着，在身上搓了搓手，想抱，却米（没）抱。爹局促不安的

看看娘，又看了看后面。那是一片竹林。竹林里面掩映着一户人家。那是爹的叔叔婶娘家。人们都晓得，爹是想看他的姑娘和叔叔在不在。爹怕他们不欢喜。尽管竹林的绿色很密很厚，爹还是怕他叔叔婶娘的眼光比竹林还尖还厚。

娘晓得爹的顾虑，指着老爹对我说：喊爹，他是你爹。

我看着爹，“咯咯”地笑。

娘又说：喊爹，喊，爹——

我就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爹。

爹却羞红了脸，还是诚惶诚恐地往后面竹林的屋坎上看。

寨上人就骂我爹：

你还怕什么？你个儿子你不要？快抱屋里去！

是的撒！你到哪里捡这么大个儿子去？抱个人（自己）儿子，还把你吃了？

爹又不安地看了看竹林后面，憋了气，大了胆子，走到背篓边，把我抱了起来。边走边把我亲了又亲。

记忆中，这是爹唯一的一次亲我。

娘和爹都流下了泪。

进了屋，爹就烧火给我和娘煮饭。文贵二叔到他家拿了两个鸡蛋。那时都穷得卵拖灰，两个鸡蛋，比现在的什么盛大宴会都珍贵。寨上人也挑水的帮着挑水，烧火的帮着烧火，洗菜的帮着洗菜。边看着我边跟我娘讲话。他们很久米（没）见我娘了，心里很是亲热。见我娘把我养了这么大，我还如此可爱，他们心生感激。我们那个寨子，一个寨子都是家务堂（家族）和亲戚。

水还米（没）开，爹就被他婶娘叔叔喊到他们屋去了。

爹的婶娘和叔叔米有（没有）孩子，爹就主动承担起了赡养他们的义务。

寨上人叹气：

“唉！家云哥一辈子就是米有（没有）主见，信他叔叔婶娘摆。”

“不晓得家云哥哪门（为什么）那么怕他叔叔婶娘？”

“不晓得他叔叔婶娘又要跟他摆什么主意？”

饭熟了，爹都还米（没）下来。

爹自己有房子。但因为他叔叔和婶娘米有（没有）儿女，他就跟他叔叔婶娘住。爹的房子，和他叔叔婶娘的房子坎上坎下挨着。就隔了几十米。

这几十米，就是几重天。我娘和我爹就是被几十米的距离生生分开，天各一方。

很久，爹下来了。爹闷着，不讲话。

寨上人问：你婶娘哪门（怎么）讲？

爹憋了老半天，说：儿子我要。你把儿子留下。

娘说：不行，法院是判跟我的。

爹说：判跟你的，我也要。你要是把儿子留下，我就把这两年的伙食费过（给）你，你不把儿子留下，我就一分都不过（给）。

娘惊愕地：法院判的也不准数？

爹说：不准数，我后悔了。

娘说：你后悔米（没）有后悔药。

爹说：我不要后悔药，就要儿子。

娘说：你一个后生家，哪门（怎么）养得活？儿还要吃奶。

爹说：儿两岁了，吃什么都养得活了。

娘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：吃什么都养得活？你给他吃什么？喂鸡食还是吃猪草？你上头有两个老的，下头有两个小的，你拿什么养？你莫把我儿饿死了。

娘说的两个小的，是指我同父异母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。

其时，我那个哥哥和姐姐都在旁边站着，好奇地看着我。16年后，我见着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却早就去世了。

娘还记着这两个孩子，还特意给他们买了一包松子糖。

娘把糖给我那哥哥姐姐时，哥哥姐姐都高兴地叫了一声娘。那个年月，要吃一块糖比过年还难。

爹有些感动，却还是把眼一瞪，对着两个孩子吼：你娘死了！一边去！

两个孩子就乖乖地站到一边去了。

娘说，你吼什么？我两年不见两个小的了，买包糖你吼什么？

爹说：你莫管他两个，你把老二还我。

娘说：我的，我还你？还你你也养不活。

爹说：那你莫管我的，我养得活。

娘说：你养不活。

爹说：我养得活。

娘说：你肯定养不活。

爹说：我肯定养得活。

爹和娘争执不下时，爹的婶娘站在屋后面骂起来了：养不养得活是

我彭家人的事，不关你吴家人的事（我娘姓吴）！你肯把小杂种留下来，我们就把这两年的伙食费过你，你以后永远不要到这里踩脚迹！你不留小杂种也可以，赶快死出去，莫到这里耽误我们工夫！

寨上人就劝我娘：嫂子，把儿子留给家云哥，也得两个钱用下。

娘的泪就一把一把地流出来，放开嗓门哭了起来：他养不活的，我跟他坐了几年，我还不晓得他是什么人？他痛他儿，人家不痛他儿。

寨上人晓得我娘指的是我爹的婢娘和叔叔。劝：是他个人（自己）的肉，人家痛不痛无所谓，他痛就成。

娘说：他痛得了鼻子痛不了嘴巴。还是我个人（自己）带到。我留跟他们了，我脚迹都不能踩，看都不得看了，我留跟他们搞什么？

寨上人还是劝：不让看也是你儿子，长大了还得认你这个娘。你一个人拖着几个孩子也不容易，你就留跟家云哥算了，也省了心。

娘说：我晓得，你家云哥要的不是他儿子，是舍不得他 18 年的伙食费。他舍得，他叔叔婢娘也舍不得。你家云哥不过（给）伙食费算了，我不为难他，我不要了。我做叫花子讨米都要把儿养大。

娘边说边把我往背篓里放，背起我就走。

见娘背起我就走，寨上人喊：家云哥，天都黑了，你还不留他们两娘儿？两娘儿天长路远饭都米（没）吃！

爹就抓住娘的背篓，不让走。

娘死命地往前奔，偏要走。

一来二去，背篓里的我，只差被他们拽出来。

我被吓得哇哇大哭。

情急中，爹把我从背篓里抱出来，死死箍着。我娘怎么抢，也抢不

过来。

爹喊：你要走你走，儿子我要。

娘喊：你早搞什么去了？儿子养这么大了你要？

爹喊：我的儿子我当然要。

娘喊：法院判跟我了，与你米得（没有）关系。

爹喊：与我米得（没有）关系，你找我要伙食费？

娘喊：法院判了你要付 18 年的伙食费，你不肯就算了，我不要了。

两人你争我抢，我吓得哭声更大。

我哪里肯认我爹，对着我娘大哭大喊，要娘。

所有的人，都被我哭喊出了眼泪。

寨上人对我爹说：快松手家云哥，莫吓着你儿子！退给嫂子吧，这儿子，命里是嫂子的。

爹放了我。泪，也伤感地流了。

娘像怕我再被抢走似的，背了我就跑。

一跑，就是 16 年。

事后，寨上人对娘说，娘背着我跑对了，要是落在我爹手上，我不是病死就是饿死了。因为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，就是在 7 岁时病死在家里了。那时我爹常年出去给生产队做木匠活挣工分，哥哥姐姐都米得（没有）人管，姐姐是病了一个多月也米得（没有）人送她去医院。寨上人说，如果，我真的被留下了，也许跟我那同父异母的姐姐是一样的命运了。

我娘在我最危险的时候，抢回了我的命。

这个寨子叫熬溪。

二

关于这段历史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那口水井，那几棵古枫香树，那一地枫叶，特别是我爹我娘把我抢来抢去我哇哇大哭时的情形。我不知道，医学上小孩在几岁时开始有记忆。但这几个细节，却的的确确是我自己的记忆库的，不是寨上人讲给我的。我永远都记得这几个细节。

因为，这是我娘和故乡留给我的第一个记忆！

娘带着我离开故乡后，就开始了流浪似的生活。我的人生，就有了几个不能不说的标点。我后来与娘的战争，也与这些标点密切相关。

古丈县是湖南最小的县，现在人口才 13 万。歌唱家宋祖英和何继光就是这个县的。宋祖英是唱着《小背篓》唱出了名。何继光是唱着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唱出了名。这个县还出了一个名人，那就是大土匪张平。现在的湘西人都还记得那几句民谣：天见张平，日月不明；地见张平，草木不生；人见张平，九死一生。

那个县，还小出了名。我在我的文章里几次写到过古丈县城的小。巴掌大块城，指头长个街。一家炒菜全城都香。一人打屁，全城都臭。好友颜家文说，司机进城真的得早点踩刹车，要不一下子就冲出城了。县城米（没）有广场时，学校在大街上搞百米赛跑，结果冲刺时，全都冲到人家菜园子里了。县城的那个高音喇叭，至今还是古丈人生活中密

不可分的一部分。每天早上7点、中午12点和下午6点准时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。广播一响，全城闻听。全城几代人，都按这广播作息。跟部队的军号一样管用。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个高音喇叭，是全中国现存的唯一的高音喇叭了，完全可以申请国家文化遗产。

我流浪生活的第一个寨子叫彻土库，是湖南湘西古丈县断龙乡白家村的一个小寨子。

上世纪60年代时，乡镇都叫人民公社。村叫生产大队。组叫生产队。彻土库是一个生产队。彻土库是个土家族地名，意思为米（没）有水的地方。实际上，这个地方并不缺水，反倒水草肥美。彻土库四周是小山丘，中间是好大的一坝子田。而且是肥肥的烂泥田。连起来，上百亩！一条壕沟，从坝子田里穿过，壕沟里的水，足够灌溉两边的田。有人给我娘介绍对象时，娘就是看上了这一坝子丘丘相连的田才答应这门亲事。那时，稻谷正在金黄一片，秋风吹过，金黄的稻浪此起彼伏。娘的心，就是被这稻浪迷醉的。娘一看到那一大坝风起云涌的稻谷，就看到了生活的光泽，闻到了生活的芳香。那一大片迎风摇曳的稻穗，仿佛不是生长在田里，而是生长在娘的心上。娘说，这地方容易讨吃，撒一把沙子就可以变成粮食，可以养活你和你二姐。只要好讨吃，养得活我们。娘米（没）有做任何考虑就答应了这门亲事。我和我的二姐，就像一粒稻谷，随娘一起，被风吹落到了彻土库。

我对娘的这门婚事，米（没）有任何印象。因为，娘的这场婚姻极为短暂。我对那个家庭到现在也回忆不出任何细枝末节。娘跟那个生下我的妹妹后，果断地离了。娘跟我爹离是迫于无奈，是我爹的叔叔婶娘极端干涉我娘和爹的感情。娘跟妹妹的爹离，完全是娘忍受不了妹妹

她爹的好吃懒做。按理，这个人生标点是完全忽略不计的，但因为二姐的命运完全停靠到了这里。我这个标点，就显得重要，有了特别的意义。

二姐留在这个寨子，嫁给姐夫时，可能才 17 岁。17 岁，还只是山上的一个小小的花骨朵。娘说，她把二姐嫁给二姐夫纯属偶然。那天二姐夫的爹在砍一棵大椿树时，躲闪不及，倒下的椿树压死了二姐夫的爹。二姐夫一见就晕倒在地。娘由此认定二姐夫是个心好的人，二姐跟着他不会吃亏。二姐从小就是一个听话的人，娘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所以，二姐夫不花一分钱就把二姐娶到了家。娘把二姐嫁给二姐夫，可能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把二姐留在身边，也有个照应。一是二姐可以带带我和妹妹，二是娘也可以照看着二姐，免被欺负。二姐太老实本分。有娘看着，人家就不敢怎么欺负二姐。实际上，娘的这个轻率的决定，日后给二姐带来了好多不幸，吃尽婚姻苦头的二姐，为娘的这个轻率决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在我随后的记叙里，我的文字不管多么有力，也掂量不出这个代价有多重。

娘跟妹妹的父亲怎么离的，我不知道。那段日子，对童年的我，全是一个空白。大人的婚姻，我是一点也不明白的。但无论岁月多么漫长，风尘多么厚重，我都记得娘在队里被人毒打的事。

在我们湘西，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很大的仓库，木板房的。队里打的粮食，都堆在仓库里。仓库前面都是一个很大的坪场。全是大块大块的青石板铺的。那不但是大人们最好的去处，也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。坪场大，地方宽，大人们经常聚在那里摆龙门阵、唱山歌。孩子们更是不管白天黑夜，一无事就跑到那里去玩。玩游戏，捉迷藏，赛跑，想怎么疯就怎么疯。秋天时，大人们把稻谷、苞谷、小米和黄豆，从田

里地里背回来，在仓库坪场前山一样的堆着，草一样的摊着，甚是壮观。

那时，还是实行的农业社，出的是集体工。出工叫上工，收工叫放工。早上，队长站在自家门前放声一喊：上工了。人们就三三两两地从自家屋里出来，往山坡或田里走。或牵着牛扛着犁，或背着背篓提着锄头。男的犁田。女的锄草种地。男的挑秧。女的栽秧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就像学生集体上课和放学一样。辛苦而有序。有出集体工非常积极的，队长一喊，就第一个出门到集体干活的地方了。有不积极的，人家干了几杆烟的活，才磨磨蹭蹭地到达。干活时揣奸把猾，不断地假装要喝水、解手，放工时，却第一个扛起农具，溜回家里。这就是我娘经常嘲笑的“上工如拉纤，放工如射箭”。

那天的集体工是打谷子。打下的谷子，有的摊开了，晒在坪场，有的堆在那里，像一座座金黄的小土包。我和一群小伙伴在仓库前的晒谷坪玩。不晓得哪门（怎么）搞的，我们相互发了气，打起架来。我那时劲大，几个小伙伴也打不赢我一个人。大人就跑来帮忙，把我提起来，扔进了坪场下的稻田。那坎有十多米高，我像一截木桩一样，从高空抛下，栽进田里。幸好是水田，软软的泥巴埋进了我的双腿，也保住了我的性命。我不晓得是吓晕了还是吓傻了，埋在田里，不晓得哭喊。娘却疯了，丢下正在翻晒谷子的木耙，跑到坎边，边哭边纵身跳进田里，把我从田里扒出来，背上岸。然后就疯了似的，扑向那个把我扔进田里的女人。人疯了的时候是最有劲的，一身泥水的娘，一下子就扑倒了那个胖女人，瘦弱的手，铁夹般把那女人箍得放不出气来。

两个女人边骂边厮打在一起时，是乡下最好看和激烈的功夫片。人们纷纷停了手上的工夫，看两个女人在谷子上面滚，在谷子上面骂。晒

在垫子上的谷子，被两个女人滚得满地都是。几堆堆在一边还来不及摊晒的谷子，也被两个女人滚塌，散落一地。嘴里骂人的子弹，也像谷子一样密得句句难听。那个女人的男人和儿女，都闻讯跑来，前来助战，把娘打得半死不活。要不是众人看不下去，拖住了他们一家人，我娘也许那天就被他们打死了。二姐那时也小，吓得站在旁边放声大哭。当二姐鼓足勇气也去给娘帮忙时，被那个女人的丈夫像老鹰拎小鸡一样，把二姐一拎就扔得老远。

满身是泥的娘，晕死在晒谷坪上，很久才被人喊醒。稻谷，像蚂蚁一样，沾满娘的身上和嘴角。娘，就像一捆被人割倒的新鲜野草，在烈日下暴晒萎缩，卷成一团，奄奄一息。血和伤，在烈日下，烤成了带着黑斑的红薯干。

事后，乡亲们对娘说：你哪门那么哈（傻），你一个妇女，哪门（怎么）打得过人家一家？

娘说：为了我儿，他有十家，我也得打！

三.

流浪时间最长的当属古丈县茄通公社的上布尺。那是我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一个标点和记忆。

我童年少年的痛，我童年少年的恨，我童年少年的欢乐和甜蜜，都动不动就梦回那里，动不动梦里醒来，热泪满腮。

这也是一个土家族语的地名。我不知道这地名的汉语是什么意思。只知道是湖南湘西古丈县最偏远的一个村寨。

寨子不大，就三十来户人。田姓和金姓两家大户外加一孔姓人家。

去上布尺的那天，我已有 6 岁，可以满山乱跑了。是继父带着一群人来接的。没有锣鼓吹吹打打，就一行人寂寞地走在高高的大山里。

这是娘的第四次婚姻。娘的第一次婚姻是嫁给史家，生育了我大姐、二姐和哥哥。上世纪 50 年代末无休止的大跃进、大食堂、大炼钢铁，造成了 60 年代初的三年苦日子，全中国都是一个空袋子，面黄肌瘦，骨瘦如柴，没有饱饭。娘为了养活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，带着他们离开了我那姓史的伯父，嫁给了我父亲。娘说，我史伯父高大英俊，是个裁缝。本可以跟他过上一个好日子，可米（没）过成。三年苦日子，裁缝的手艺派不上用场。一家人跟所有的人一样，天天挨饿。饿死的人太多了，天天都有饿死人的消息传进闭塞的寨子。寨子上也不断有人饿死。山上的草和树叶都吃光了，米有（没有）活路了，娘只好带着我的